

高宜三

14. 9. 25 生

河北定縣人

北平中國大學肄業

經歷／

財務官、國劇隊長、電視公司編審

現職／

寫作、國劇月刊主編



作品／

國劇叢書：五十三年出版「國劇藝苑」

國劇劇本：「李娃傳」、「嶺南英烈」、「

賈芸娘」、「梵王宮」、「楊金花」、「李

靖」、「小白菜」、「楊太真」、「天下第一

橋」、「閔子騫」、「秦良玉」、「陸文

龍出世」、「張良傳」、「秋瑾」、「李存

孝」、「明英烈傳」、「王魁桂英」、「淚

灑相思地」

擋金牌

國劇劇本第三名 高宜三

劇情

遼邦蕭太后以財帛誘逼宋樞密使王欽若與副使謝金吾欲除去三關守將楊延昭而便利侵入大宋疆土，王謝二人銜恨設計誣延昭返回汴梁冠擅離職守治罪。

余太君、八賢王公忠體國，不願在外患紛擾之際有同僚不和情事、曉諭家人忍讓為要。延昭在邊關耳聞太君有病又見焦贊奉賢王諭召回京，益增不安乃趕回汴梁探親。

太君怒斥延昭擅返，立命金殿領罪，雖賢王郡主講情一概未允，王謝二人趁機奏言延昭放棄職守力主判以重刑。

八賢王與柴郡主雖受余太君影響，為顧全大體百般忍讓共禦外侮，但不能容忍延昭之含冤被斬，於是請出太祖所賜免死金牌直上金殿。

誰知余太君侯玄午門阻擋金牌不願以特權挽救延昭性命、賢王深知如延昭一死、太君、柴郡主必然隨於地下，心中焦急萬分，幸焦贊於進京時被王欽若手下誣禁於樞密府，酒醒後發現遼將耶律憲及王謝通遼書信乃肩扛上殿，一場滔天大禍才水落石出皂白立現，禍國者自然治罪，而余太君大義大公容忍謀國精神，八賢王不恃特權講求法治表現，搏得大宋君臣民眾一致讚揚。

場次表

- 第一場 蕭后怒斬耶律憲。
- 第二場 余太君忍讓謀國。
- 第三場 八賢王力挽狂瀾。
- 第四場 焦克明奉諭回京。
- 第五場 王欽若逞奸定計。
- 第六場 汴梁城怒打副使。
- 第七場 楊延昭中計離關。
- 第八場 余太君遵法守紀。
- 第九場 莽焦贊粗中有細。
- 第十場 擋金牌忠奸之辨。

人物服裝表

- 耶律憲：武淨，前大靠翎尾大額子、後箭衣甩髮厚底。
- 蕭后：花衫、旗頭旗蟒花盆底、掛朝珠。
- 余太君：老旦：改良香色蟒、小裙、福字履。
- 八姐：花旦，大頭、絨球、面牌、花帕水裙彩鞋彩褲。
- 九妹：花旦，大頭、花帕、水裙、彩褲彩鞋。
- 楊排風：刀馬旦，大頭絨球面牌、戰衣戰裙、彩褲彩鞋。
- 楊洪：丑：青道袍、大帶、白吊搭、青朝方。
- 柴郡主：青衣：前古裝、後鳳冠、宮裝、彩褲彩鞋。
- 連兒：花旦：大頭、裙子襖、彩褲彩鞋。
- 八賢王：小生：前九龍冠、帕、後王帽紅蟒、彩褲厚底。
- 楊延昭：鬚生：前帥盔、白蟒、黑三、後馬褂箭衣甩髮、厚底。
- 焦贊：架子花、前大靠、後箭衣馬褂、厚底。

孟良：架子花，大靠，厚底。

岳勝：武生，大靠，厚底。

楊宗保：娃娃生，多子頭、箭衣、厚底。

王欽若：白臉，文洋、白滿、紫蟒、厚底。

謝金吾：丑，相貂、白五髯，綠蟒、朝方。

宋王：老生，王帽、黃蟒、厚底。

侯義：武生，紫巾、箭衣、厚底。

城門官：丑，紗帽，青道袍朝方。

大太監：大太監扮相。

內侍：太監扮相。

第一場 (蕭后怒斬耶律憲)

(武士、侍衛、宮女、引蕭后上)

蕭后：(唸)大膽耶律憲，私自動兵戎。

侍衛甲：(白)啟奏太后，耶律憲殿前候旨。

蕭后：(白)給我押上來。

侍衛甲：(白)(在台中間台口)太后有旨，押耶律憲上殿吶！

(幕後——耶律憲唸遵旨，二侍衛急急風押上)

耶律憲：(急唸)今日敗一陣，祇怕命難存。(進殿白)參見太后。

蕭后：(白)啞，大膽耶律憲，不遵軍令私自出兵，給我斬。

耶律憲：(白)太后。臣為國舅報仇，誤犯軍令，不意被楊延昭戰敗，請太后念為臣一心為主，容臣再獻反間之計，除去楊延昭將功贖罪。

蕭后：(白)有甚麼反間之計，說。

耶律憲：(白)臣要親自去往汴梁，面見王欽若，惹惱大波府，激怒柴郡主，驚動南清宮，只待三關楊延昭回京探望，

那時間王謝二人將他按私離汴地論處，楊延昭一除，我國大軍便可長驅直入了……

蕭后：(白)余太君老謀深算，就那麼容易中你之計嗎？

(口氣轉緩)

耶律憲：(白) 臣啟太后只需王謝二人在宋王面前亟言其非，力主其罪，此計必然成功。
蕭后：(白) 好，那就試試你的運氣，此計不成二罪合一我要嚴辦你，退班。

(兩邊下)

耶律憲：(白) 領旨，正是：任他心似鐵，財帛運機謀(下)

第二場 (余太君忍讓謀國)

(二)——環引余太君上

余太君：(唱)西皮散板轉流水

晴天霹靂災星落，聞有旨意拆天波。

那裡是聖上降罪我，分明是王謝奸黨齊為惡。說甚麼在天波樓外文臣武將下轎離鞍是過錯，誰不知乃是先王的禮遇多。

自古道國有讒臣多誤國，家中不和必坎珂。

平心靜氣二堂坐，免落奸賊計網羅。

(八姐九妹捧丹書訣卷上)

八姐：(白) 母親，這是丹書。這是鐵卷。
九妹：(白) 母親，這是丹書。這是鐵卷。

余太君：(白) 啊！我無佞府一不違紀，二不犯法，何用先王所賜的丹書鐵卷啲？

八姐：(白) 剛才排風報道，謝金吾請了旨意要拆去無佞府前的天波樓，女兒要將這丹書鐵卷奉置樓上，看那個奸賊還敢拆不敢拆。(氣憤)

余太君：(白) 唔，果然是謝金吾請旨……(心平氣和)

九妹：(白) 可不是嗎，簡直要造反了，

余太君：(白) 唔，既然奉旨，便任他去拆

(八姐九妹一愕，排風跑上，四龍套引謝金吾隨即台口站定龍套下)

排風：(白) 老太太、老太太(慌張)

余太君：(白) 唔！

八姐：(白) 排風，瞧你這忙勁兒，有甚麼事慢慢稟報太君。

排風：(白) 是，稟老太太，謝金吾來到府前啦。

余太君：（白）他果真來了，說我有請。

排風：（白）是，有請謝……副使

（謝金吾聞聲入內）

謝金吾：（白）啊，老太君

余太君：（白）謝大人至此，莫非為了拆去無佞府的天波樓？

謝金吾：（白）怎麼（一鐺後輕問八姐）老太君如何得知下官的來意？

八姐：（白）謝大人，老太君不但知道你的來意，而且知道你跟王大人和遠……

余太君：（白）哼，謝大人不必多言，拆樓之事請限日期。

謝金吾：（白）嗯呢呢呢下官怎敢，楊小姐請過來。

八姐：（白）謝大人甚麼事？

謝金吾：（白）（低聲下氣）楊小姐，方才你道我與王大人和遠——甚麼哇？

八姐：（白）你問那個呀……（漫不經心回答）

謝金吾：（白）楊小姐請講。（急）

八姐：（白）哼，講是要講可不能在無佞府講。

謝金吾：（白）要到那裡去講？

八姐：（白）總有一天要上萬歲爺金殿上去講。

謝金吾：（白）此話當真？

八姐：（白）我可沒空兒逗着你玩兒（扭身至太君身旁）

余太君：（白）謝大人你還有甚麼吩咐無有？

謝金吾：（白）這，不敢不敢，啊老太君，關於要拆天波樓之事，待下官上殿啟奏萬歲，還是不拆的好

余太君：（白）排風。

排風：（白）在。

余太君：（白）送客。

謝金吾：（白）不勞相送，下官告辭（見排風送出，諛笑）

排風姑娘這裡來。

排風：（白）謝大人甚麼事啊？（愛搭不理態度）

謝金吾：（白）老太君是怎麼曉得下官奉旨拆去天波樓哇？

排風：（白）（背供）他可真詐，想從我這兒探口風，乾脆好好嚇唬嚇唬他。好，謝大人我告訴你是誰傳來的信兒，

你可得好好整治他反正這個人也惹不起你們。

謝金吾：(白) 諒他也不敢，是那一個？

排 風：(白) (輕聲) 是南清宮。

謝金吾：(白) 甚麼？是南——甚麼？

排 風：(白) (大聲) 是南清宮的八賢王，成不成？你找他去罷。(轉身入內)

謝金吾：(白) 哎呀糟了糟了，怕他曉得，偏偏他就曉得了。還好，我有先見之明，今日未曾率眾前來拆樓，不免遠遠

報與王大人知道便了

(四龍套上帶馬下)

排 風：(白) 啟稟老太君，此事何不報與郡主知道？

余太君：(白) 哼，此事不可與柴郡主言講，違者重責。

八 姐：(白) 母親，女兒就是看不慣這些個狐假虎威的的奸臣。

九 妹：(白) 母親，女兒就是看不慣這些個狐假虎威的的奸臣。

余太君：(唱西皮搖板) 明知道倚權仗勢王欽若，

怎奈是強敵虎伺謀山河。

若能夠忍讓和諧把災禍躲，

免遼邦乘虛而入動干戈。

第三場 (八賢王力挽狂瀾)

(宮女，侍兒引柴郡主上)

柴郡主：(唱西皮三眼)

自那年楊延昭臨瀆救駕、呂蒙正為媒妁與我作伐。

楊家將不為那凌煙圖畫、沐風沙領雄兵邊塞統轄。

喜的是復三關重歸華夏、怕蕭后背約盟又起戰殺。

(郡主歸時連兒立身側)

連 兒：(白) 稟郡主南清宮李侍衛飛馬來報，賢王爺不知為了何事怒氣沖沖，策馬直奔郡馬府而來。

柴郡主：(白) 我正為他着惱，他倒不怕，竟自前來了。

連 兒：(白) 回郡主，賢王爺對郡馬視同手足，對您更是百依百順，您就給賢王留個台階兒吧！

柴郡主：(白)那日說是送我胭脂寶馬，至今未見，你道惱是不惱？
璉兒：(白)(背供)關了半天還是為那兩匹馬，我的郡主人家打從安西送來少說也得十天半月的，您可真是急性子。

柴郡主：(白)我的事兒不用你管(撒嬌)
璉兒：(白)是，是是，我不管，我不管(恃寵)

八賢王：(御林軍、內侍領八賢王乘馬上)
(幕內白：御林軍。(眾應有)開道。「急急風」轉「快紐絲」唱西皮散板。)

百般忍讓只為國，無識之臣要拆天波。
明知放縱便是禍，此事怎對御妹說。
郡馬府前難壞了我(行絃、郡主侍衛出迎)

侍衛：(白)公公

內侍：(白)王爺駕到
侍衛：(白)是(入內揚聲唸：賢王爺駕到。從下場門下)

璉兒：(聞外稟報聲欲出門)
柴郡主：(以手勢阻止)

八賢王：(在竹絃中八賢王不見有人出迎)
(白)嘿(唱散板下句)見御妹言詞間要仔細揣摩。

八賢王：(白)且慢，你待則甚？
內侍：(白)通報郡主

八賢王：(京白)好了，好了，到了郡馬府，你少給我惹麻煩，叫他們外頭候着
(內侍手勢命御林軍下，隨王爺進院中，一揚拂塵又要揚聲被王爺怒斥下。)

八賢王：(白)(先平平氣，換上笑臉)御妹，御妹在那兒哪？
(璉兒欲出廳，郡主目示不准)

八賢王：(白)御妹，兄王我來了，你要是不下請字兒，我可自個兒進來了(快進門)我就知道你在這兒哪哈哈

柴郡主：(甩袖不理)
璉兒：(白)叩見王爺，王爺請座(稍快)

八賢王：(白)(示意起來，擺手命不要管。)御妹，兄王我有禮了。

柴郡主：(白) (一揚臉) 王爺駕臨，失迎吶失迎。

八賢王：(白) 豈敢吶……

柴郡主：(白) 請便。

八賢王：(白) 哎喲御妹呀，不是我少來問候，實在是讓王欽若和謝金吾兩個混帳東西，把我的頭都氣暈了

柴郡主：(白) 這倒奇了。

八賢王：(白) 啊？怎麼奇了？

柴郡主：(白) 你乃當今萬歲御弟，(賢王驚) 腰懸太祖金劍手捧先王金鋼上打君、下打臣滿朝文武誰人不怕那個不尊，偏偏被王欽若，便氣的「頭都暈了」豈非奇哉怪事！

八賢王：(白) 哈哈御妹，我若說明緣故，你卻不可與我生氣呀！

柴郡主：(白) 你未曾說明緣故，我與你生的甚麼氣呀！

八賢王：(白) 好好好，你不與我生氣便好。

柴郡主：(白) 那家的事情能讓我與你生氣真真豈有此理。

八賢王：(白) 御妹，楊家的事情如何？

柴郡主：(白) (忽地起立) 怎麼是楊家的事情？你怎麼不早講啊，(情不自禁的十分關心) 你怎麼不早講？(逼問)

八賢王：(白) 瞧，生氣了吧(看看自己沒座位) 我不是剛到嗎？

柴郡主：(白) (剛才不用正眼瞧，現在瞧個不停) 噠兒，噠兒怎麼不與王爺看座？(噠快搬) 快着些，啊兄王，楊家出了甚麼事了？

八賢王：(白) 嗯，這郡馬府內熱的很吶。(搖袖扇風)

柴郡主：(白) 噠兒快去捧茶，快去快去，兄王，楊家到底出了甚麼事？是太君，還是延昭哇？

八賢王：(白) 咳。(郡主一驚) 看起來我這個人見人怕的八賢王在郡主的眼中還是比不上楊延昭哇(作要)

柴郡主：(白) 不講就不講，楊延昭身為三關元帥，誰能將他怎樣。(強自故作鎮靜)

八賢王：(白) 是啊，誰能把楊元帥怎樣，(京白) 御妹多謝你的茶我告辭啦(立)

柴郡主：(白) 啊，話還未曾說明，我看你走得(插腰) 還是走不得

八賢王：(白) 我……(逗)

柴郡主：(白) 你走哇(嬌嗔)

八賢王：(白) 嘿嘿，我這個王爺，何處去不得，偏偏嘛愛上他這郡馬府。

柴郡主：(白) 郡馬府便怎樣？

八賢王：(白) 便一些兒也要不開了(正經) 啊御妹我要與你講的是王欽若與謝金吾要拆天波樓。

柴郡主：(白) 噢，要拆天波樓(氣極)

八賢王：(白) 託言無佞，府天波樓前武將離鞍，文官下轎十分不便，故而請旨要拆天波樓。

柴郡主：(白) 好惱(唱西皮散板) 他二人做事真可恨，侍寵仗勢欺壓人。太君縱然能容忍，郡馬府豈肯把氣吞。

(白) 添快來。

(幕後白：有請少公爺)

宗保：(幕後白：來也。小孩箭衣多子頭抱雙槍上)

八賢王：(白) 參見母親(直撲賢王懷中) 王爺舅舅我的寶刀哪？

宗保：(白) 哎，啣忘啦，讓王欽若給氣糊塗啦，下次給下次給你

柴郡主：(白) 那不行，今兒非給不可。

八賢王：(白) 宗保放肆。

宗保：(白) 呃，我們爺兒倆的事，郡主閣下不勞費心，你瞧瞧(掏一玉珮) 舅舅把這個給你。

八賢王：(白) 石頭塊兒啊，我多着啲，我要寶刀。

柴郡主：(白) 傻兒子，你再瞧瞧(舉起)

八賢王：(白) (急跪，宗保隨跪) 太祖皇帝盤龍玉珮怎能賜予宗保。

柴郡主：(白) 多謝兄王。

八賢王：(白) 御妹呀，(唱西皮二六)

御妹莫要怒氣生，應變還須巧計行。

天波之事心放穩，自有本宮我擔承。

宗保快去將娘哄，展露笑顏再論詳情。

柴郡主：(一笑) (白)：我便說你不過，宗保還不快快叩謝。

八賢王：(白) 可說的是啲，母親一生氣把我給嚇糊塗了，叩謝(見賢王雙手伸出) 舅舅(拉王手侍立一旁)

柴郡主：(白) 御妹你將宗保喚來，莫非有甚麼打算？

八賢王：(白) 賢王爺無有閒空管我楊家的事兒，難道宗保也不該去管

柴郡主：(白) 喔？宗保怎樣的管法？

八賢王：(白) 尋王謝二賊辯理，要他們試試柴郡主的定宋刀利是不利。

柴郡主：(白) 哈哈，我道御妹有何高策，原來嘛……

柴郡主：(白) 怎樣？

八賢王：(白)也是個下下之策。

柴郡主：此話怎講？

八賢王：(白)宗保你去玩耍。

宗保：(看母親，見領首示意)是了(雙手捧玉珮下)

八賢王：(白)御妹

柴郡主：(白)兄王

八賢王：(白)面對奸人殃民禍國的詭計，若用劍誅刀砍，兄王我的瓦面金鋼難道不利嗎？啊？

柴郡主：(白)哎呀呀，對這些只知有己自私自利的賊子，打也打不得，殺也殺不得，難道說還要哀求他們不成？

八賢王：(白)對了，御妹，咱們給他個鬥智不鬥力。

柴郡主：(白)鬥甚麼都好，你就快些講吧！

八賢王：(白)御妹你可曉得萬歲對王謝二賊縱容過度，他們竟敢私通遼邦。

柴郡主：(白)如此越發留不得(急向外揚聲)宗保。

八賢王：(白)呢又來了，此事我正待查明，如今為了天波樓之事，我們兄妹若是出面，只恐驚嚇二賊反誤大事

柴郡主：(白)聽你之言還是不管呀！(急)

八賢王：(白)事雖不管，主意嘛是要拿的。

柴郡主：(白)如此快些講來！

八賢王：(白)找上一個人，替我們打個頭陣探探動靜，奸賊若是知難而退，豈不了却一場糾紛。

柴郡主：(白)莫非請太君

八賢王：(白)老太君謙虛忍讓連句重話都不肯講。我找的乃是你喜歡之人

柴郡主：(衝口而出)(白)是延昭？

八賢王：(白)哈哈，延昭延昭好個有福氣的楊延昭哈哈

柴郡主：(白)那個與你作要。

八賢王：(白)不是延昭，楊元帥鎮守三關動他不得，是焦贊。

柴郡主：(白)是焦贊。

八賢王：(白)正是。

柴郡主：(白)好哇(唱快西皮散板)

焦贊若是回京轉，管叫二賊哭皇天。

八賢王：(白)御妹告辭了(唱西皮散板)

辭別御妹回宮轉，三日之後你展笑顏。

柴郡主：（唱西皮搖板）
（賢王帶馬下）

老太君謀國忠義膽，王欽若通敵亂江山。
與兄王協力把狂瀾挽，等焦贊回京來試探奸讒。

（下）

第四場 （焦克明奉諭回京）

（焦贊手持書信、金牌、喜洋洋上）
焦贊（唱西皮搖板轉流水）

焦克明時來運又轉，怪不得枝頭的喜鵲連聲喧。

三關上勇將俱不喚，賢王爺諭旨單喚咱。

此一番汴梁把王見，宮中的美酒飲幾罇。

老太君最喜俺焦贊，柴郡主也似手足般。

因此上尋得一柄明珠劍。

回汴梁贈與那聰明伶俐、伶俐聰明宗保小姪男。

越思越想俺喜難掩（俏皮身段）

孟良：（幕後白）焦贊慢走（上場後在焦身後側看）

焦贊：（唱西皮散板）此一番羨煞他猛將奎元（白）大哥哈哈哈哈哈

孟良：（白）二弟，看你手舞足蹈喜笑顏開所為何事啊？

焦贊：（先將金牌藏起，手指彈響書信）大哥。賢王爺親筆諭旨叫小弟上汴梁城玩去。（得意非凡）

孟良：（白）原來如此，只怕元帥未必應允。

焦贊：（白）元帥（先擺手，再舉信）這封信就是旨意，元帥他敢——抗旨？

孟良：（白）這麼辦，你在帳外等候，愚兄先替你稟報一聲。

焦贊：（白）好，你去稟報，可要多說好話我等着去（下）

孟良：（白）你放心罷，有請元帥。

延昭（唸對）文臣安天下，武將定太平，（白）孟良進帳何事？

孟良：(白) 啟稟元帥焦贊道說賢王有書信命他回京。

延昭：(白) 竟有此事(背供) 近日邊關傳言太君染病，如今賢王爺又命焦贊回京，莫非母親當真染病，為何八妹信中不提，快喚焦贊

孟良：(白) 遵命，焦贊進帳(快唸)

焦贊：(白) (五鎚快步進內) 參見元帥哈哈

延昭：(白) 焦贊為何發笑？(奇)

焦贊：(快節奏) (白) 元帥，這人要走了運，城牆都擋不住，小弟正想念大娘，你瞧瞧(得意示書) 賢王爺親筆諭旨命小弟立刻「汴梁走走」(後四字緩而輕以探元反應)

延昭：(白) 為了何事？

焦贊：(快速一望兩望) (白) 一定有要緊的事，小弟告辭了？

延昭：(白) 且慢

焦贊：(亮大傻相，然後音輕語氣重，速向延昭白) 元帥，這賢王的親筆書信就如同御旨一般，您說是不是？

延昭：(白) 哎呀且住(背供) 八妹信中曾道王謝二人要折天波樓，賢王不但一字未提，反而諭令這個惹禍精一人前往是何道理？……

焦贊：(白) 元帥，您想甚麼哪？要是想給郡主嫂嫂帶甚麼信兒，您就趕快寫，甯客氣。(勿距太近)

延昭：(白) 嗯，莫非母親當真憂煩成病，焦贊進京若再鬧出禍事那還了得，我自自有道理。焦贊。

焦贊：(白) 在(興緻勃勃)

延昭：(白) 將賢王書信放在此處，(一鐘) 出帳去罷(一鐘)

焦贊：(白) 這。元帥命俺出帳？(不敢相信)

延昭：(白) 正是叫你出帳，無有本帥將令若離三關按軍令從事。

焦贊：(白) 哎呀這這這這(出帳) 哇呀，大哥請過來。

孟良：(白) 我道元帥未必應允，果然如此。

焦贊：(白) 你得了罷，這三關的差事，大哥替我多費心，小弟告辭了。

孟良：(白) 呢呢呢，你不怕元帥軍令森嚴？

焦贊：(白) 焉有不怕之理。不過有了這個買賣(掏出金牌) 我可就不怕了

孟良：(白) 啊？賢王的金牌？

焦贊：(白) 你當我真傻啊？我早知如此，所以留了一手，我沒給元帥看，哈哈咱們回頭見(轉身欲下)

孟良：(白) 真你的，噫噫黑，回去替愚兄問候賢王太娘金安請(二人分下)

延昭：（一望，一想）（白）傳岳勝進帳。

（幕後白：元帥傳岳將軍進帳。）（岳勝快步入）

岳勝：（白）參見元帥有何差違？

楊延昭：（白）本帥有事進京，邊關防務要多加小心

岳勝：（白）末將遵命

楊延昭：（白）焦贊若問祇說本帥狼山巡差

岳勝：（白）是（轉身欲下）

楊延昭：（白）轉來

岳勝：（白）在

楊延昭：（白）快去告知孟良，不要被焦贊騙過，快去快去。（下）

岳勝：（白）得令（出帳下）

第五場 （王欽若逞奸定計）

（龍套、王欽若、謝金吾上）

王欽若：（唱西皮搖板）官領樞密威風浩蕩，（二人句句接唱）

謝金吾：（唱西皮搖板）蒙主寵信勢壓朝廊。

王欽若：（接唱）昨日耶律對我講，

謝金吾：（接唱）他道蕭后來催降。

王欽若：（接唱）適才金殿把本章上，

謝金吾：（接唱）萬歲說邊關有楊六郎。

王欽若：（接唱）延昭不除富貴無望，

謝金吾：（接唱）且聽侯義報端詳。

侯義：（白）啟稟大人，邊關加急飛報到來，楊延昭已離三關。

王欽若：（白）唔！果然中你之計。

謝金吾：（白）下官便去北門等候擒他上殿，老大人，今朝楊六私離汛地的罪名難逃了（諂媚）

王欽若：（白）你去擒他，我去面君，快去快去。

謝金吾：（白）遵命（快下）

家院：(白)稟大人，三關來人報道焦贊直奔汴梁而來。

王欽若：(白)怎麼、焦贊也來了，到底是焦贊還是楊延昭……哎呀不妥，那焦贊見了謝副使，只怕不好相與，快去告

與謝副使知曉，(對侯義)你去你去，務必見機而行(甩袖下)

侯義：(白)遵命(下)

第六場 (汴梁城怒打副使)

焦贊：(唱西皮搖板)僕僕風塵把程途趕

(二校尉城門官率二衙役下場門上)

焦贊：(白)啊(接唱)只見關前戒衛嚴(策馬欲進城)

城門官：(白)下馬。

焦贊：(白)甚麼，下馬？

城門官：(白)你好大的膽子，謝副使謝大人馬上要來關前，不准閒人行走，一邊站著去。

焦贊：(白)怎麼？謝大人，莫非是謝金吾？

城門官：(白)哎喲！我的花臉兒爺爺，你別這麼嚷嚷成不成。下馬吧。

焦贊：(白)好好好下馬就下馬，(上場門台口)嘿，真是來的早，不如來的巧(往腰間抽出鞭)二大爺要用這個

買賣伺候伺候你。(說時末句轉臉)

城門官：(白)原來是伺候大人的，怎麼不早說，你叫什麼名字啊？

焦贊：(白)名字啊？你就叫焦二大爺吧。

城門官：(白)這是怎麼說話(鑼響)來了來了好好伺候著。

焦贊：(白)錯不了你放心吧！

謝金吾：(率四龍套由下場門出城上場)

城門官：(白)迎接大人(焦贊持鞭隻手擋臉藏城門官身後)

謝金吾：(白)身後何人？

城門官：(白)他……他叫二大爺。

謝金吾：(白)甚麼二大爺。

焦贊：(白)可不是你二大爺嗎(長身抓謝玉帶)

謝金吾：(白)你是焦贊(驚訝)可知老夫何人？

焦贊：(白)好說好說，等的就是你這飯桶副使(鬆手謝後退)

謝金吾：(白)三關有何要事，等老夫為何？

焦贊：(白)三關的事兒用不着你，我來問你，天波樓有何不妥，拆它為何？

謝金吾：(白)我是奉旨行事。

焦贊：(白)你別臭美啦，那兒是奉旨行事，都是你這飯桶橫挑鼻子豎挑眼，今天不替老太太教訓教訓你天底下還有王法嗎？

謝金吾：(白)焦贊你要造反？

焦贊：(白)焦贊也是你叫的，動傢伙保(用鞭打並打跑眾龍套，侯義上場見狀生計去拉焦贊。)

侯義：(白)這不是焦二爺麼快快住手。

焦贊：(白)你是那個？

侯義：(白)二爺莫非忘懷了，我乃南清宮……

焦贊：(白)你是賢王爺差來接二爺的嗎？

謝金吾：(白)(急)啊侯

侯義：(白)不錯，王爺正在等候二爺，快走快走(示意謝快脫身走去)

焦贊：(白)今兒二大爺有事先饒了你，再要胡出主意，我拆散了你

侯義：(白)好了好了，走罷，走罷。

焦贊：(白)帶路(上馬隨侯下)(隨謝龍套上)

謝金吾：(白)喔喲，喔喲，好你個焦贊，看我饒得了你(蹀脚)哎喲喲，回府回府。

(龍套引謝下)

第七場 (楊延昭中計離關)

楊洪：(快撲燈蛾)惱恨奸賊王欽若，無緣無故拆天波，太君忍讓為息禍，元帥回京了不得

(白)排風快來，排風快來呀(原看板唸白)

排風：(接撲燈蛾)管家大聲呼喚我，三步當作兩步挪，莫非二爺闖了禍，快唸南無彌陀佛。(乾收)

(白)老管家甚麼事兒，急成這樣子？(急問)

楊洪：(快答)(白)元帥回府來了。

排風：(白)甚麼？元帥回府？(大驚)

楊洪：(白)正在府前下馬。

排風：(白)哎喲，這可糟啦，太君怕的就是這個……這這……(二人轉一小圈)老管家，事不宜遲，趕快差人去請郡主，賢王爺立刻過府，要快着點。

楊洪：(白)去請郡主、賢王爺……過府？

排風：(白)哎喲，我的老爺子，您就甭問啦，他們兩位要是不來，元帥就糟啦。

楊洪：(白)喔喔喔！明白了，我這便前去

(楊洪老頭小步快跑身段下)

排風：(白)待我稟報太君便了。

(排風用花旦下場碎步快跑下)

第八場 (余太君遵法守紀)

(排風急碎步跑上唸撲灯蛾)

排風：(唸)元帥回府把馬下，排風心中亂如麻。

但願郡主早起駕，只盼賢王快上馬。

(白)元帥從三關回府，有請老太君。

(起倒板時，排風屢往外看。)

太君：(唱西皮倒板)聽說延昭回京轉(扶八姐急行台口)

(白)延昭他……現在何處？

排風：(白)現在前廳聽候太君吩咐。

太君：(唱快流水)不由得老身疑心問。

延昭兒身負重任應知險，為何今日離三關。

莫非是王命召兒返，莫非邊關有事端。

忙喚六郎與娘見仔仔細細問根源。(以上一句連唱)

排風：(白)遵命(至台口)太君有命，請元帥廳前回話。

(望家鄉六郎上)

延昭：(唱快板)賢王令諭傳焦贊，只怕驚嚇老慈顏。

不分晝夜兼程趕，一來探病二問安。

站立廳前用目看，（望、進內）

太君：（白）延昭

延昭：（唱西皮搖板）雙膝跪落兒問娘安。

太君：（白）我兒一路辛勞快快起來。

延昭：（白）孩兒思念母親，不覺辛苦。

太君：（白）延昭進京，可曾上殿覆旨？

延昭：（白）聖上無有旨意。

太君：（白）如此定有南清宮的令諭，可曾見過賢王？

延昭：（白）賢王也無有令諭。

太君：（白）樞密院？

延昭：（白）也無有。

太君：（白）既然聖上無旨，南清宮樞密院無論，為娘不知我兒奉何人所召，進京有何公幹？

延昭：（白）孩兒聞聽母親染病，又因謝副使要拆天波樓，故而回京探望。

太君：（白）噢！如此說來你好孝道哇？

延昭：（白）母親平日教訓。

太君：（白）哼哼哼（氣笑）為娘教你孝道你能記得，難道娘就無有教你忠義嗎？

延昭：（白）母親恕罪

太君：（白）奴才（唱西皮快板）

小奴才行事忒大膽，竟敢私離雁門關。

遼邦若是把兵點，何人邊關掌兵權？

延昭：（接唱）邊關孟良與焦贊，岳勝將軍掌兵權。

孩兒既得見娘面，問罷娘安即刻還。

太君：（接唱）為娘我一無病症二無恙，何須奴才來問。平日教導錯一念，性命就在指顧間。

延昭：（接唱）老娘親莫把孩兒怨，只因奸賊起事端。

唯恐母親氣難噤，因此兼程來叩安。

太君：（白）住口

（接唱）說甚麼不把奴才怨，說甚麼兼程來叩安。我問你家門可比關門險，家事可有國事艱。統兵為帥無遠見，空負我教導你廿七年（唱散）

延 昭：(白) 母親哪(唱西皮散板)

聆聽訓言心羞慚，辭別母親回三關。

太 君：(白) 咳，癡兒啊(唱散板)

如今回程時已晚，軍令怎可當嬉玩。

延昭速速上金殿，自請罪名，為娘我盼你生還。

延 昭：(白) 兒，遵命(唱散板) 心急行車不知險(行禮時往台中間，郡主上)

郡 主：(接唱下句) 果然延昭離邊關。(白) 郡馬

太君怎麼吩咐你？快快仔細對我言。

延 昭：(白) 郡主(唱西皮搖板快節奏) 母親責我見識淺，金殿請罪叩天顏。

郡 主：(白) 你一人前去，還是母親同去？

延 昭：(白) 母親命我一人前去。

郡 主：呀(唱西皮散板)

老太太動了怒，我心驚膽顫，為延昭我只得低頭向前。

太 君：(白) 你且少待，等候賢王到此。(延昭上場門下)(入內白) 拜見母親，

太 君：(白) 郡主(唱西皮原板)

郡主一旁且坐下，待延昭出門後娘有話言。

郡 主：(白) 母親(唱二六，垛頭聲中) 八賢王上場命內侍下靜聽)

母親請慢把延昭怨，怨只怨奸賊心腸偏。

國家大事無識見，卻想隻手掌兵權。

延昭若是上金殿，只怕一命難保全。

萬請母親慈顏展，兒與賢王去叩天顏。

太 君：(白) 這(轉身低頭)

八賢王：(唱西皮流水) 咳！

柴郡主言語甚委婉，說出了今日禍根源。

忝顏無恥王欽若，賣國求榮賊權奸。

此佞不除終為患，且與太君，同商談。(行絃) (白) 老太太南清宮趙德芳請見

排 風：(白) 稟太君，賢王爺來了。(轉高聲) 賢王請見

太 君：(唱快西皮原板)

聽說是賢王爺一聲請見（起立又坐下）
倒叫我年邁人左右為難（頓拐自嘆）

無奈何遵諭旨廳前覲見（行絃）

排 風：（快步出廳叩請）太君有請王爺

八賢王：（白）（入廳急白）太君，延昭之事，我們商議商議，慢去金殿如何？

太 君：（白）賢王啊（接唱下句）此時聞王命怎比法紀嚴。拜懇賢王駕回轉，明日請罪在南清宮前。

八賢王：（一鑼接唱西皮搖板）

太君請把心放寬，延昭之事本御擔。

郡 主：（唱快板）既是賢王肩此擔，還望母親將兒憐。

太 君：（唱快板）賢王謀國深慮遠，臣兒犯法怎能週全。

八賢王：（唱快板）今日延昭被人陷，太君膝下無兒男。

太 君：（唱快板）有子不肖法紀犯，為臣寧可無兒男。

郡 主：（白）母親啊（唱快板）楊家將俱在沙場陷，並無一人喪牢監。

金殿若把延昭斬，我楊家無端負個醜名傳。

太 君：（白）（看排風）天交何時？（延昭上）

排 風：（白）稟太君，辰時已過。

太 君：（白）延昭呢？

排 風：（白）在外廂候命。

太 君：（白）延昭，還不自縛前往金殿請罪，難道還要為娘解你同行

延 昭：（白）兒（進內跪）遵命。

郡 主：（起叫頭同白）哎呀 母親

八賢王：（白）賢王恩可感 太君 啊，延昭若去正中奸人之計萬萬不可！

太 君：（白）賢王恩可感

八賢王：（白）太君

太 君：（白）法紀重如山，郡主請明辨，

郡 主：（白）母親。

太 君：（白）恕我心意堅。

八賢王：（白）太君心放寬，本御上金殿，

曲直陳龍案，延昭保平安。
郡主：(白) 楊門忠烈顯，何懼奸佞讒。

七子八虎將，只剩一兒男。

太君今日開恩典，我夫妻遁世永不為官。

太君：(白) 罷罷罷 (映紐絲唱西皮散板)

延昭若慢上金殿，為娘碰死在階前

延昭：(唱快西皮散板) 母親一言驚破膽，險些做了不孝男

拜別了老娘親賢王郡主上金殿

(在「掃頭」聲中身段急下)

排風：(白) 稟太君，元帥上殿去啦！

太君：(白) 噢？他上金殿去了…… (失去了太多)

郡主：(白) 母親

八賢王：(白) 太君保重 (凝重的祝福)

太君：(驚覺) 賢王爺恕臣妾不敬之罪 (泣聲) (深躬)

(柴郡主扶太君)

八賢王：(白) 這萬萬不敢，老太君請座，本御這便上殿保本。

柴郡主：(白) 王兄且慢。

八賢王：(白) 御妹？

柴郡主：(白) 延昭若有長短，定不與你趙家干休。

八賢王：(白) 御妹言重了，此事怪不着我哇！

柴郡主：(白) 連你也算不得甚麼好人。

八賢王：(白) (低聲) 嗨，御妹，當着老太太，給我留點面子。

柴郡主：(白) 想王謝二人乃奸佞之輩，擾亂朝綱，你不去管我楊家忠心為國只落得天波要拆，大元帥要罰，你們趙家

與我留了甚麼情面

八賢王：(白) 呢？

柴郡主：(白) 你與我說

八賢王：(白) 這！

柴郡主：(越說越火) 與我甚麼情面？你與我講 (挑高逼賢王)

八賢王：（蹬式）罷罷罷（唱快紐絲西皮散板）

老太君說了絕情話，御妹他又把烈性發。

不怪他婆媳責王駕，可恨奸佞耍奸滑。

今日延昭若有差本御無顏對楊家（堅決接白）

御妹請過來（接唱）奸賊拆去天波樓，

柴郡主：（白）便怎樣？

八賢王：（接唱）南清宮賠與你楊家（太君感慨搖頭）

柴郡主：（接唱）今日斬了楊延昭（太君大吃一驚）

八賢王：（白）御妹呀（接唱）本御的人頭就賠與了他。

太君：（急向前白）賢王言重了

（楊洪急急老步跑上）

楊洪：（白）稟太君大事不好

太君

賢王：（齊白）何事快講

郡主

楊洪：（張嘴就來）樞密使上殿奏一本，言道元帥誤軍情。

萬歲降旨要問斬，如今細綁在午門。

太君：（抓八姐手）他……

郡主：（抓排風手）他……快去探來（排風楊洪跑下）

八賢王：（抓楊洪手）他……

柴郡主：（叫頭）（白）王欽若呀好賊子，好個王欽若（痛心）全不曉得我楊家念在同僚忍讓再再，老太君求一個將相

和好而不得，你們只知相爭不知互讓，也罷，八姐九妹好好侍奉太君，我要請出太祖金刀誓斬奸賊的首級。

太君：（白）郡主不可。

柴郡主：（白）母親（拉太君手，焦急委曲）怎說不可？

余太君：（白）（由穩而快）延昭違紀，罪有應得，今日若死，於情可憫，論律無屈，你若是請出太祖金刀，縱然逃過

一死，日後他還有何面目執掌兵符。

排風：（快碎步跑上）（白）午門李將軍差人來報，午時三刻元帥就要問斬啦。

八賢王：（白）反了哇，反了。膽大奸佞媚君害臣，置國家安危不顧，本御焉能容你，太君但放寬心，御妹隨我去請太

祖「金牌」上殿辯理搭救延昭，吩咐外廂備輦，帶馬伺候。

排風：（白）遵命（下）

太君：（白）賢王不可。

郡主：（白）母親保重，媳婦拜別。（急下）

太君：（白）郡主不可（追看）

八賢王：（白）老太君，本御拜辭。（急下）

太君：（白）賢王、郡主（揚手，起胡琴拉子，抽噎，悲痛萬分，唱曲西皮搖板）

賢王郡主出府走，怎不叫我淚雙流。

他們郎舅、夫妻恩情厚，

難道說我母子們啲便無半點情份留。（白）也罷

（接唱轉快節奏）

我兒今日命喪後，娘在午門留白頭（即住）（白）

八姐九妹準備車輛，打從小道，速往午門，

清白門風我要阻擋金牌。

（率眾人身段下）

第九場 （莽焦贊粗中有細）

（焦贊大醉方醒，伸懶腰上）

焦贊：（白）哎喲、哎喲！南清宮的美酒果然不差（出門）哎？怎還不見王爺召喚？……

（行至矮牆邊有一窗前，既聞軒聲，近聞有羶味）嗯？南清宮中為何有此腥羶之味，我去看來（扶扶矮牆不高，越牆而過，推門輕入，桌案有燈，看衣物書信，掀帳子大驚吹燈，奔台口）噢？怎麼是遠將耶律憲醉倒眠床？喔喔喔，那個侯義，猴頭猴腦的，怎會是南清宮的侍衛，分明是王欽若謝金吾誣某至此欲加陷害。我呀給他來個將計就計（掀帳打暈耶律憲，揣書信，扛起耶律憲。）謝老五哇這回你可賠了本嘍（躡足而出，當場遇楊洪互撞。）

焦贊：（白）甚麼人？

楊洪：（白）這不是焦二爺，你上那兒去啦

焦贊：（白）我讓人給攔啦，你慌裡慌張幹甚麼

楊洪：(白)元帥回府王謝二賊在金殿鬧着要斬元帥哪！
焦贊：(白)我說怎麼樞密府那麼清靜。這兩個賊子私通遼邦(扔那律憲在地)反要陷害元帥(注意看那律憲)嘿嘿！誤打誤撞，扛來個救命的寶貝，老管你只發放心回府，救元帥的事都有我哪。
(背起那律下，楊洪跟下)

第十場 (擋金牌忠奸立辨)

(御林軍押延昭上)

延昭：(唱西皮小倒板)繩網索綁在午門，(快板)

四顧不見一親人。楊延昭做事欠謹慎，

氣壞白髮老娘親。耳旁聽得人聲振(細坐下場門台口)

(八姐九妹排風引余太君，「快長鎚」上接唱搖板下句)

余太君：(唱)莫使他罪上加罪難為人(坐下場門台口偏中)

(「急急風」內侍宮女引賢王、郡主、太監抬金牌上)

八賢王：(二人見太君擋路大驚)太君至此為何？

郡主：(二人見太君擋路大驚)母親至此則甚？

余太君：(白)請問賢王至此為何？

郡主：(白)母親，我們奉了太祖金牌上殿，萬歲使會赦免延昭的了

余太君：(白)好一個不明白的郡主，這樣的求救豈不為楊門添羞？

八賢王：(白)太君，若救延昭必須如此，這一時權宜之計太君便應允了吧

余太君：(白)請恕臣妾不敬之罪，臣妾不能從命。

柴郡主：(白)哎呀母親，母親阻擋金牌延昭問斬徒增奸臣氣，望母親念在楊家只剩下延昭一子你便應允了罷！

余太君：(白)郡主(唱西皮搖板)

賢王恩情比天厚，

八賢王：(白)本御當不得。

余太君：(接唱)郡主賢孝實難求。

柴郡主：(白)母親救救延昭吧！

余太君：(接唱)你二人與延昭的情份厚，

難道我這白髮人（住）就不悲愁。（行絃）

楊延昭：（跪）孩兒不孝母親恕罪！

佘太君：（白）噢（一鑼接唱搖板轉快板、散板）

娘喜愛深明大義金殿走，遵從母命不回頭。

娘惜兒不分晝夜披甲冑，塞外征戰十數秋。

娘憐兒宗保幼小即主仁厚你你壯志未酬一命休，哭嬌兒只哭得心痛欲嘔。

楊延昭

柴郡主

太君：（白）兒啊（唱）我楊家遵法守紀死無怨尤。

柴郡主：（白）母親哪（唱快紐絲西皮散板）

母親教訓兒謹受，願隨延昭自刎頭。

八賢王：（白）哎呀，（唱西皮散板）

佘太君氣節沖牛斗，本御陣陣臉含羞。

兄王他寵奸佞實難忍受，五內俱焚無計謀。

柴郡主：（叫頭）王兄啊，事到如今你那上打昏君的金鋼現在何處，下斬讒臣的金刀又在那裡，如今為國除奸已是你赫

赫王爺試刀的良機，你怎地不去？你是怎的不斬？

八賢王：（白）這這……（很短最快「馬腿兒」）罷啊（唱西皮搖板）御妹說了絕情話，不怪楊家怪趙家。拼死擊鼓金

殿下（賢王速往小帳內奉出金牌）

（白）御妹隨我來（唱）辨一個是與非誰對誰差（擊鼓）（二道幕內中宋王坐，王、謝太監分玄，幕未啟）

大太監：（幕內白）啟奏萬歲八賢王殿前擊鼓

宋王：（白）宣上殿來

大太監：（白）萬歲有旨，賢王上殿吶！

八賢王：（白）參見兄王

柴郡主：（白）參見兄王

宋王：（白）賢王御妹，你二人上殿何事？

賢王：（白）為著楊延昭之事，請兄王明察。

宋王：（白）賢王御妹賜坐，王愛卿將楊延昭之事說與賢王

王欽若：（白）臣啟賢王，楊延昭身受國恩不思報答，今私離汛守擅棄三關，老臣請旨降罪（謝金吾緊接）

謝金吾：(白)還有貪圖富貴私通遼邦，楊延昭他大大的不該呀！

賢王：(白)兄王他二人言語是實？

宋王：(白)諒他們不敢謊奏。

賢王：(白)兄王怎樣降旨？

宋王：(白)私通遼邦如同叛國，這叛國之罪麼？

(郡主急，賢王攢袖，王、謝喜。)

(幕內焦贊白)

焦贊：(白)焦贊請旨面君。

大太監：(白)啟奏萬歲，三關守將焦贊請旨上殿。

謝金吾：(白)臣啟萬歲，焦贊私自回京，楊延昭必有圖謀，萬萬速降旨將他二人一齊斬首。

宋王：(白)卿家聽旨。

八賢王：(白)萬歲請慢降旨，謝金吾，縱然焦贊有罪也該宣上殿來問明真情，使斬者無虧，死者無怨，你二人如此奏

對分明是纔言惑君，莫非欺本御的金刀不利嗎？

王欽若：(白)他二人罪證俱在，理當問斬。

謝金吾：

宋王：(白)內侍，宣焦贊上殿。

大太監：(白)萬歲有旨宣焦贊上殿。

焦贊：(幕後白領旨，扛耶律憲上唸)

忠良無欲則剛，奸佞心偏膽慌(置耶律憲於地)

(白)老兄弟你壓的我夠嗆，請下來涼快一會。

八賢王：(下台階至焦贊之旁，嚴厲問)焦贊。

焦贊：(白)哎喲王爺您上那去啦？

八賢王：(白)啊？我往那裡去了？你往那裡去了，真真豈有此理。

焦贊：(白)我呀(搯臉)為臣讓人家「攢啦」上了個當。

八賢王：(白)哼，如今王謝二人奏本，言道延昭擅離汛守，私通遼邦

焦贊：(白)啊。

八賢王：(白)立刻就要問斬。

焦贊：(白)噓噓噓噓，放他姥姥的狗臭屁，王爺你瞧瞧。

八賢王：（白）這是何人？

焦贊：（白）他呀，是個活寶。

八賢王：（白）要他何用？

焦贊：（白）王爺，用處可大啦，非但可以救元師的命，也可以要奸臣的命。

八賢王：（白）怎麼講？

焦贊：（白）王爺容稟（場面吹打，焦逸信）這是他的親筆信。

八賢王：（白）好（看信）好好，快去見駕。

焦贊：（白）臣焦贊叩見萬歲

宋王：（白）哪，膽大焦贊私離邊關該當何罪

謝金吾：（白）就該斬首請萬歲降旨。

郡主：（白）萬歲，王兄……

焦贊：（白）郡主不必耽心，焦贊有拿手，元帥可保沒事兒。

宋王：（白）身犯重罪，尚且如此，內侍——

八賢王：（白）萬歲，臣有本啟奏。

宋王：（白）容你奏來（略有不悅）

八賢王：（白）謝萬歲（平心靜氣）臣以自古迄今，未有君不睦將師不和而國勢強盛者，故對王欽若謝金吾輩斂財營私

，從未假王勢而斥責，謝金吾你請過來。

謝金吾：（白）千歲何事？

八賢王：（白）你且聽到，我朝建業以來，國勢雖定外患未平，爾等食民膏脂，怎不知為民謀利，卻一心欺君害臣（痛心）

惟恐天下不亂，其中因由爾臣道來！

謝金吾：（白）臣為國忠臣，千歲聖明。

八賢王：（白）呸，楊延昭戍守三關晝夜辛勞，他與爾等有何不世之仇，必欲置其於死地，你老實的講來。

王欽若：（白）千歲楊延昭擅離職守理該治罪。

謝金吾

八賢王：（白）喔，擅離職守理該治罪，方才你們道他還有何罪？

王欽若：（白）他私通遼邦。

謝金吾

八賢王：（白）王欽若，私通遼邦該當何罪？

王欽若：(白) 理當斬首。

八賢王：(白) 嘿嘿嘿嘿(氣笑) 好一個理當斬首，說與萬歲。

王欽若：(白) 臣啟萬歲私通遼邦理當斬首。

謝金吾：(白) 萬歲，他二人俱道私通遼邦者理當斬首，萬歲可曾聽到？

八賢王：(白) 孤已傳旨將楊延昭斬首，依御弟之見呢？

宋王：(白) 斬首麼，恁輕了(眾皆大驚) 臣要以先王所賜瓦面金鋼碎屍萬段。

八賢王：(白) 斬首麼，恁輕了(眾皆大驚) 臣要以先王所賜瓦面金鋼碎屍萬段。

郡主：(白) 你……(手極顫)

宋王：(白) 啊？

八賢王：(白) 御妹放心，王欽若謝金吾走過來。

王欽若：(白) 千歲。

謝金吾：(白) 千歲。

八賢王：(白) 我問你們，私通遼邦賣國求榮的是那一個？

王欽若：(白) 便是楊延昭。

謝金吾：(白) 便是楊延昭。

八賢王：(白) 只怕不是楊延昭，是你王欽若(鑼) 是你謝金吾(鑼)

宋王：(白) 啊，御弟你說錯了。

八賢王：(白) 臣未曾說錯，是萬歲錯了。

宋王：(白) 啊？孤怎麼錯了？

八賢王：(白) 萬歲，臣上殿之時，曾將太祖所賜免死金牌請至殿上，是老太太拼死阻攔，言道國有綱紀，朝有律法，

延昭違紀自應治罪，故王謝二人請旨要斬楊延昭，臣弟未曾阻攔，乃聖上親見，臣絕無偏袒楊家之意，

怎奈二賊全不念君王倚重，同僚忍讓，竟敢顛倒是非侮讒御親他，他二人真乃禽獸不如也。

宋王：(白) 御弟為何口出此言？

王欽若：(白) 王爺未免言重了吧！

謝金吾：(白) 王爺未免言重了吧！

八賢王：(白) 住口。此二賊挑撥事非陷害忠良，今日若非臣舍焦贊回京，那楊延昭定然做了刀下冤鬼，楊延昭一死，

老太太必然碰死金階，柴郡主隨夫九泉他楊家一門就是這樣含冤儘死，那時節我朝君臣再至九泉是怎樣

對那開國之勳楊老令公(哭)

宋 王：(白) 咳咳咳，御弟，你今日說話為何顛三倒四孤越發的糊塗了。

八賢王：(白) (沈痛) 楊延昭未曾私通遼邦，私通遼邦的是謝金吾與那王欽若。

王欽若：(白) 王爺，說話可要拿出憑證來。

謝金吾：

八賢王：(白) 自然與你，將耶律憲綁上來。

焦 贊：(白) 遵旨(綁上耶律憲) 萬歲，這是遼將耶律憲混進京城就住在王欽若的府中。

王欽若：(白) 哎呀萬歲冤枉

八賢王：(白) 單憑人證，你還口呼冤枉。這是你親筆通敵的書信，萬歲請看。

柴郡主：(白) 萬歲作主！

宋 王：(白) 待孤看來。

(幕後太監白：余太君請旨上殿)

宋 王：(白) 宣上殿來。

余太君：(急入內) 臣妾見駕吾皇萬歲

宋 王：(白) 平身賜座

余太君：(白) 謝萬歲。

宋 王：(白) 將王欽若、謝金吾押入大牢，御弟親自審問定罪，那楊延昭……(看賢王)

余太君：(白) 楊延昭擅離三關理應降罪，焦贊奉賢王令喻回京，巧獲遼將應加陞賞，萬歲作主

宋 王：哈哈哈哈(唱西皮搖板) 聽罷言來才知情，

焦贊可算第一功，謝王二臣糊塗甚，

王欽若：(白) 萬歲，老臣一時糊塗，萬歲恕罪！

宋 王：哼(唱下句) 險害楊家一滿門(白) 明日午門斬首押了下去

王欽若：(白) 嘿嘿，(至台口) 此事都怪謝金吾，

謝金吾：(白) 見了財寶便糊塗。老大人，明日午門要斬首。

王欽若：(白) 看你糊塗不糊塗。(二人被押下)

余太君：(白) 萬歲呀(唱西皮搖板)

臣妾金殿把旨請，准回故里感恩情。

柴郡主：(唱) 願隨太君回故里，懇准延昭一同行。

宋 王：(唱) 他婆媳金殿同聲請，雙雙辭朝故里行。

轉面忙將御弟問（行絃）（白）御弟，御弟

八賢王：（銜外直視，偽裝不聞）

宋王：（白）御弟，喂，八賢王八賢王。

八賢王：（白）啊啊萬歲喚臣弟嗎

宋王：（白）正是喚你（不悅，拍案）

八賢王：（白）喚我，莫非要把楊延昭斬首，臣弟傳旨。

宋王：（白）（態度立軟）呃呃不是啊（唱）快宣孤的楊愛卿

八賢王：（白）楊郡馬上殿

楊延昭：（唱西皮快板）

楊延昭午門鬆了細，萬歲駕前領罪名（跪）

宋王：（緊接唱西皮搖板）叫一聲楊延昭孤的愛卿（離坐）

日前之事莫記心中。從今後孤王不受矇哄，（白）御妹快與他到太君面前問安寧。（示意去太君面前）

余太君：（唱）多謝賢王秉公正，（向賢王拱手）

八賢王：（唱）御妹為你受了驚。（對延昭指郡主）

宋王：（白）老太君（唱）寡人我後宮備宴把蓋敬，

焦贊：（白）萬歲

宋王：（唱）還有愛將焦克明、御弟、御親、郡主你們替孤快快請（向眾指太君）

眾人齊聲（白）：太君
母親

宋王：老太君

余太君：（白）臣妾不敢，萬歲請

宋王：（白）哈哈哈哈（看準賢王唸）量寬（看太君）福厚壽自長

賢王：（率眾齊唸）去佞除奸法紀張。

（尾聲落幕）

編劇的說明

一、以前的歷史故事總有一顯著目標，教子讀書要居高官凌煙標名，教子經商要謀良田千頃，親王顯貴倚勢凌人理

所當然，雖賢如趙德芳包龍圖亦所難免，以至使現代觀眾感受著另外一種生活境界，離我們很遠很遠。

二、本劇便利用王欽若和謝金吾這兩個人的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只為一己之私不惜毀去守衛邊疆的楊延昭做引綫，觸發了人們對生命的真義，生活真理的認識，也說明不論奸人用甚麼詭計圈套，都經不住時間的考驗，自會清白分明。也用余太君的守本份，教子戍守疆土衛國保民不過是人子本份；教子守法紀不享特權是人子本份；對同僚忍讓，公忠體國，共禦外侮，堅持做人原則是人子本份。也是任何一個國民應盡責任，雖獨子違紀亦不接受特權庇護。更以具有權威的八賢王指點柴郡主收斂優越感的觀念，當柴郡主主要用太祖頒賜的金刀去殺奸佞的時候，八賢王便說，依他的權勢和瓦面金鋼能上打君、下打臣，但參政謀國不能用此遇事衝動，凡事講打的手段。至於楊延昭心憂母病返京探望，雖出孝心仍屬失職，余太君令其上殿請罪，都是以事理為準。以上這幾點我認為極符合 國父孫中山先生教誨大家做事應循的道理。

評語：

本劇分場安排與人物穿插均平安，唱詞亦平順，惟劇情中楊延昭貿然擅離職守，不甚合理，而宋王不明，太君亦愚，為此劇缺點。